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# 民國史料叢刊

續編

0387

孫燕京 張研 主編

政治·抗日戰爭

戰地日記  
從軍日記  
西北線

大象出版社

# 民國史料叢刊

續編  
0387

孫燕京 張研 主編

## 政治・抗日戰爭

戰地日記  
從軍日記  
西北線



大象出版社

立波著

# 戰地日記



# 戰地日記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晉北途中·····  | 一   |
| 二、晉西歸程記····· | 八一  |
| 三、信·····     | 一二三 |

一、緒言.....

二、我國經濟概況.....

三、我國經濟之發展.....

附 錄

附 錄

[illegible]

晉北途中

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晴。

上午十一時從高公村（在山西洪洞）動身，下午三時半到蘇鋪。

動身時，適有日本轟炸機兩架，橫空而來。我們有武裝一排，騾馬十餘匹，正停在沒有遮攔的原野，幸虧散開得快，沒有被發見目標。敵機在洪洞縣城投了幾個炸彈，炸毀了好些民房，於是走了。

舒羣送行至野外，久久不歸。

昨天接到艾蕪一封信，讀好幾遍。戰區難得信。偶然接到一封，心裏被揚起的親切之感，不能形容。

通和×已經很久沒有信來了。他們平安麼？我們是永別呢，還是有再見的機緣？萬惡的日寇，使們我長離。艾蕪在信上說，在他離滬前一天，去看了通，說他不準



備走，就待在上海。那麼，他將怎樣生活？在這北方蔓延着戰爭火焰的鄉下，一點也聽不到上海失陷後的詳情和上海友人的消息，真叫人憂鬱。

今天路上，風揚起塵埃很多，口裏和眼裏，都吹滿了土。

夜宿蘇鋪一小店。這是一家倒閉了的雜貨店。屋子裏充滿了塵埃與寂寞。在一枝裊燭的黯淡的光下，伊凡斯君吹奏口琴，奏馬賽曲和美國的國歌，歌聲雄壯。伊凡斯君有愉快的性格，因為他有獨立自由的祖國。就是在東方村落荒涼寂寞的夜裏，他吹奏着他的雄壯的國歌，流露了使人羨慕的歡喜。

先有獨立自由的祖國，然後才有歡樂的個人生活。

十二月二十七日，晴。

昨夜宿洪洞蘇鋪，頗冷。冷醒幾次，幾次聽到衛兵高聲問百姓「什麼人？」使

我想到，這裏不是平靜地帶。

今天在路上，從老百姓的談話中，知道幾天以前，在安澤縣的燒車村，槐樹村，辛莊等地方，有四五百散兵，流爲了土匪，搶劫了民間許多財物，在凌雲村，還有一個百姓，被土匪灑了些洋油燒死，真是悲慘。敵人未來，人民先遭了自己人的毒手。中國人的命運，是如此其悲苦！不久以前在臨汾，我曾遇到一個南斯拉夫的青年米爾斯基。他拋棄了他在天津一家洋行的一個好職業，問道到山西，參加了我們一個游擊隊。他是一個二十一歲的熱情而又嚴肅的青年。他有一句話，我永不能忘記。他說：「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的受難，可以超過中國人民的。」

今天的路，大半行經沙河河床。沙河是一條長長的乾河。祇有在春天多雨的時候，河裏才有水。因爲路就是河底，路面沒有人修葺，在冬天全是泥沙石塊，行人不便。到春水漲時，根本不能走人，走這條路的，都要遠遠的繞道。

過安澤縣，重到前次舒羣請我吃麵的那家小店去喝茶。店伙還認識我，看了那些我們坐過的椅桌，有點難過。舒羣這次要到武漢去，但願他路上平安。

上午騎馬太冷，步行居多。下午騎馬較多。在馬上，環顧四圍，盡是荒山，間或有結成了冰的溪流，靜靜的斜掛在山間，像巨大的銀鍊。有時也可以看到幾株蒼老的青松。山西的古樹很多。太原的每一條街道的兩邊，都有幾株幾千年的古樹。記得和舒羣訪問閻錫山歸來的晚上，正好月亮，馬路邊蒼老的大樹，浴在銀色的月光裏，實在是美麗而帶些神祕。山西的古老，從這些古木上可以看出，看了牠們，人可以很容易的想到，三四千年以前，當南方還是蠻荒的時代，山西已經有了文化發展很高的人煙。但是，這古老的山西，也飽嘗了敵人的血劫。

夜宿下冶村，村人待我們太好，見了我們，如見親人，爭着送我們茶水和煤炭，我們投宿的那家小店，還請我們喝酒，請我們吃他們自製的茶食和家產的核桃。

店主一面爲我們破核桃，一面告訴我，這些核桃在平常，是運到天津，賣到外洋去的。核桃是這一帶地方一宗大的出口生意。日寇佔領天津以後，核桃賣不出，多少商家破產了。

他們又談起了土匪的故事，他們這裏，也遭過一次搶劫，現在，店鋪大都不敢開門了，有少數開一塊板子，但也是門庭冷落，顧客凋零。

山西的大小商人們，也祇有投入抗戰的團體，才有生路了。

十二月廿八日，晴。

從下冶動身，還是在沙河河床上走。中午，越黑虎山，上下十五里。前次過此，滿山是雪。這次來，雲都融化了，露出了黃色的土岩和青色的松樹。

北方少雨，這地方大約很久沒有落雨和降雪了，路上的塵土很厚，也很乾，馬

路過處，總要揚起一大陣塵土。我們走的這條路，平常很少行人，路塵上，有許多花朵一樣的鳥跡。

我們一位同路者，是參加了平型關戰鬥的指揮員，他領導一個團參與了這次有名的山地戰。接觸後兩小時，當他在山上指揮攻擊的時候，左腿帶了花，被抬下來了。這是他第六次受傷。在內戰時代，他受了五次傷，這第六次，受了日本槍彈的青盼。他現在傷還沒有全好，便重回前線了，但他的左腿微微有點跛，大腿的筋有一些毛病。他還在吃藥，可是前方太需要人，不容他有從容的休養，帶着藥瓶，也帶着第八路軍戰士常有的樂觀的微笑，他正回到晉北去。

他叫留守堯，安徽六安人。淳厚，馴良，有溫和而又滿含活力的容貌。每次離開宿營地點時，他總要拍着老百姓的肩頭，向他們再三的致謝，再三問他們：「第八路軍住在這裏，有什麼差錯沒有？」「他們買東西給了錢嗎？」「損壞了你們東

西沒有？」得到老百姓滿意的回答後，他才騎上他那匹四脚踏雪的黑驢子，跟部隊前進。本來在北方這樣寒冷的冰天，行軍最好多走路，少騎牲口，免得凍壞腳。田團長却不能不多騎牲口，因為他的腿子不便多走路。但他騎不上十里，總要下來走一走，使腳不致於凍掉。看着他那辛苦奔波的背影，想起他的槍傷還沒有痊癒，使人不能不感動。

田很年青。對於打日軍他常常吐露着很有把握的言論。

「打日本人，比國內戰爭時的戰鬥，容易得多了。」這句話，他對我說過兩次。山西有無數無數像田一樣的年青英勇，而又有豐富的戰鬥經驗的戰士，散佈在長城內外，散佈在太行山脈的四圍。他們不會被日寇的大砲飛機嚇走，正好像長城與太行山，不會被寒風吹倒一樣。

悲觀這兩個字，只存在於少數沒有出息的失敗主義者的想像之中。在前方

戰士中，你沒有機會看見牠的蹤影。

夜宿亢驛，晚餐吃野雞。我初次吃這種野味，覺得非常的可口。

十二月廿九日，晴。

和昨天一樣的是晴天。晨八時半從亢驛動身。傍晚達沁源縣屬之石渠村。今天越過兩個山嶺，亢驛至中峪店間之山名官道溝；中峪店至沁源縣間的山爲紅崖站，這是山西常有的野山，樹木很稀少，到處顯露着黃土。在紅崖站山頂，遇見一個獵人，提着兩隻野兔，兩隻野雞，向我們求售，我們沒有買，怕不新鮮，也怕作起來麻煩。

下午，過沁源縣，第三軍駐此。在城外的牆頭上，我看見兩個惹目的標語，一個是「中國祇有一個黨——國民黨。」一個是「第八路軍是共產黨領導的軍

隊。」這裏多少使我感到了些異樣，就是，第一個標語說祇有一個黨，第二個標語用事實證明了不止一個黨的存在。

作為記者，我對一切黨派，都無間言。不過，我微微覺得，第一個標語的作者，多少有一點主觀，我存着這心思，去問了山西當局一個重要負責人，據他解答，第一個標語的作者，是有錯誤的。

雖然我看到了這標語的對立，但在事實上，前方統一戰線的成績，是很好的。我碰到過國民黨在第八路軍防區裏的代表，我也看見了許多在中央軍和晉軍區裏的共產黨工作人，兩個大黨派的人士，都表現了真正的政治家的精神，常常像兄弟一樣的歡洽。「一切通過統一戰線！」這是第八路軍的政治標語，而這標語是實踐了的。

沁源是沁水的源頭。沁河上流在冬天，只有幾條小溝有流水，現在，就是這些



小水溝，也都結了冰，從山崖邊上的路中遙望沁河，河床是一片金沙飾着幾條晶瑩的銀鍊。

夜宿石渠村，石渠爲一小村落。居民被那紀律不嚴的軍隊騷擾過，視軍人如敵，不肯賣東西給我們，解釋半天，並且把第八路軍的招牌抬出，才買到了一些薪炭和小米。

三十日，陰。

昨夜炕太熱，整夜流汗，流濕了裏衣和被子。今早天氣很冷，寒風吹得臉痛。仍沿沁河前進，太疲倦，騎馬很多，在馬上腳又冷透了。

過交口鎮時，遇第×軍一人。是一個真誠而又帶點憂鬱的人。知道我是上海來的文化人時，他問我曉不曉得陳小航的消息，我回答他，小航我認識，不過，現在